

雀巷春秋

维·拉贝 著

1217868



雀 巷 春 秋

〔德〕维·拉贝 著

王克澄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Wilhelm Raabe
DIE CHRONIK DER SPERLINGSGASSE

本书根据 Aufbau-Verlag, Berlin 1954 年版本译出

雀 巷 春 秋

〔德〕维·拉贝 著

王克澄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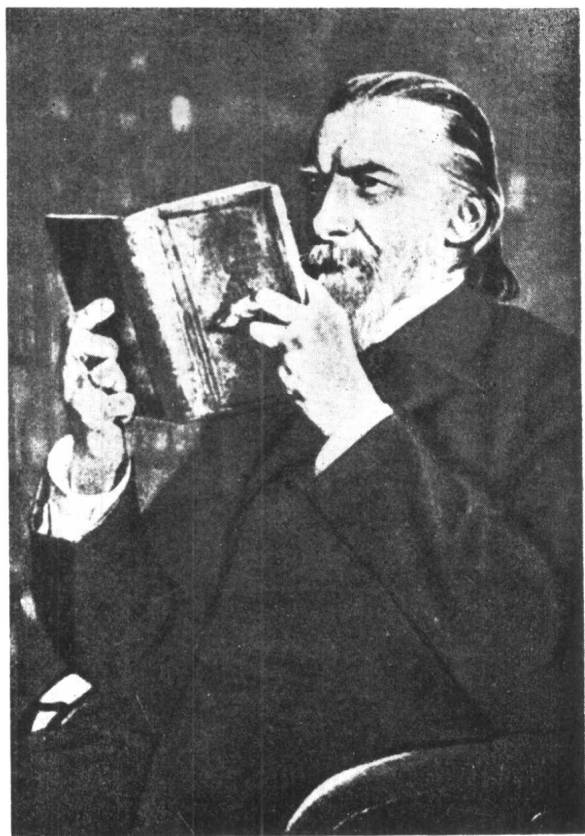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125 插页 3 字数 136,800

1985 年 8 月第 1 版 198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3,000 册

书号: 10188·574 定价: 1.05 元



Michael

雀巷春秋

维·拉贝

PRO DOMO①

每逢暴风雨的日子，鸟儿便纷纷藏身在灌木丛中。这样一个绝妙的警世譬喻，我这小册子本来也用得上；但它不愿采纳，也许也无法采纳。

记得早在十年以前，当土耳其战祸频仍，两国人民②厮杀连天之时，我这本册子却不管这惨雾愁云的天气，初次展开了娇柔的双翼，毫无顾虑地奋翻飞去。它已经历过不少沧桑，即使无数倾圮在地的瓦砾和碎片变成堆积如山的废墟，把它连同成千上万的同胞长年埋葬在地下，我看这也不足为奇。可是它毕竟闯出了一条道路，来到广大民众中间，尽管它舛误颇多，内容离奇，广大民众对它却是十分欢迎的。

但是，正如哈尔德曼·封·奥埃③所说，只要一部作品能为一家人家消除一个钟点的忧虑，解脱一个钟点的困惑，这部作品已经不错；如果进而能引得一丝会心的微笑和一

掬同情的泪水，那它的作用和存在就更不可否认了。

眼下，乌云④重又黑压压地挂在天边；战争却用武装起来的拳头，丧心病狂地敲打着我们人民的大门，我们不论门第高低，出身贵贱，都无法预言下一个钟点自己会有怎样的遭遇！因为幸福的基础在任何时代都不是那么稳固的，只要天边吹过一阵微风，或者有一个小孩轻轻呵一口气，幸福马上就会倒翻在地；从目前来说，幸福更加少得可怜！面临这种时代，我们最好袖手旁观，不闻不问；但是，这毕竟是不对头的！我们绝不能把借以糊口的武器，即手中写作的工具，糊里糊涂地随便放下。作为先辈，我们就是要把自己的研究所得，亲自传授给后代，感谢上帝，幸而前人的社会积累被战争风暴荡涤一清的那种时代——在那些时代里，人类对一切不得不竭尽全力，从头做起——到底为数不多。

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不存在什么过分崇高和过分渺小的事物。同样，在这个意义上说，我的这份手稿却找到了充实的依据，从而又可以展开双翼，在风云激荡的世界中，信心百倍地开始翱翔。但愿它在过了短暂的十年以后，除旧友之外又结上了新交！

作者

一八六四年二月于斯图加特

① 拉丁语：趋吉避凶。

② 一八五三至一八五六年俄、土的克里米亚之战。

③ 奥埃（约1170—1215），德意志骑士诗人。

④ 一八六四年普、奥两诸侯国反抗丹麦的入侵战争。

十一月十五日

这真是个可怕的年代！世上的笑声竟变得这样珍贵，而皱眉和叹息却一文不值。远处，战争的彤云①就地卷起，显得昏天黑地，一片杀机，就近的地方，又被疾病②、饥饿和穷困等撒下了一层阴森可怖的面纱；——这是一个可怕的年代！眼下正值深秋，令人感到悲怆而忧愁，初冬前寒冷的细雨，已在这大城市里落了整整一个星期；——这是一个可怕的年代！人们的脸老是拉得长长的，心头也十分沉重，两个熟人相遇时，彼此只是耸耸肩膀，连招呼也不打一个，掉头匆匆便走；——这是个可怕的年代！——我郁郁不欢，把手头的日报扔在一边，点燃了新装的烟斗，从架上取下一本书来随手把它打开。这是一本装帧素雅的古书：Asmus omnia sua secum portans③，它原来选自万斯培克的旧时 homme

① 指克里米亚战争。

② “就近的地方”，指的是德国。疾病指的是十九世纪中叶德国流行的霍乱。

③ 拉丁语：「阿斯摩斯，把你的一切都带着走吧」。阿斯摩斯是德国作家马蒂亚斯·克劳狄斯（1740—1815）的笔名，上述作品是克劳狄斯的一本散文集，成于一七七五年，收集了他在《万斯培克信使》上发表的文章。《万斯培克信使》是德国当时一份拥有人民性的日报，主笔克劳狄斯，同仁有莱辛和赫尔德等人。

de lettres①——马蒂亚斯·克劳狄斯脍炙人口的《万斯培克信使》，其中还有精美的插图，系出于坦尼尔·库杜维基②的手笔。要把这本书浏览一通，怕起码得花上一整天时间。窗外的雨声，炉内哔剥的柴火声，以及地下和墙上映着的红红炉火——此情此景，使我把外面的大千世界，忘得一干二净，并使我整个身心，陶醉于这个作品之中。

偶尔，我读到这么一页：瞧——这可不是万斯培克园林的秋景！它跟今天一样，大雾茫茫，天色沉沉，枯黄的树叶，萧萧落在地上，似乎有一只见不到影子的手儿，正把它们不断地采撷下来。瞧，谁穿了一件五光十色的睡衣，戴了一顶齐耳的白便帽，正从那条小径上走来啦？——是他呗——马蒂亚斯·克劳狄斯，是世情练达的阿斯摩斯本人！——他步态从容，一路行来，却又不时站停了身子，一会儿拣起一瓣枯叶，仔细端详着它纤细的脉络，一会儿又抬起头来，仰望着弥漫的大雾。他仿佛在沉思默想。他想到了堂兄弟③，还是想到了老朋友海恩④，他想到了新装假腿的戴皮帽子的伤兵歌格⑤，想到了新型的大炮，还是想到了卑鄙无耻的内宫侍从阿皮巴霍⑥的耳朵？谁知道呢？——瞧！他又驻步不前了！他忽然想起了什么？！他从头上摘下那顶雪白的尖角帽，欣然往空中抛去，然后轻轻纵身一跳：一个伟大的思

① 法语：作家。

② 德国铜版画家。

③④⑤⑥ 都是《阿斯摩斯》中的人物。

想，不觉从他“心底油然而生”——他想起了赫勃斯特林^①这个即将来临的盛大节日——每逢瑞雪初降的时候，大家对这个盛大的节日都要快快乐乐地庆贺一番，不论男女老少，全都啃着烤苹果，他们雀跃欢呼，脸上还堆满了笑容——

瑞雪初降——这时我不由抬眼向铅灰色的天幕瞥了一下，是呀——它纷纷落下——说真的，纷纷落下，这第一场瑞雪！

雪！雪！这第一场瑞雪！

鹅毛般湿漉漉的雪片，掺着雨点，拍打着窗户，它好比离家已久的熟人，这时才从远处归来，对我频频招呼。于是我霍地站起身来，疾步走到窗前。屋外的一切变得多快呀！路人刚才还快快不乐，在这苍茫的天宇下小心地行走，而今却完全变了样。他们为了防雨，连忙想方设法，不是披上雨衣，就是撑着雨伞，然而见到这番雪景，就不禁喜形于色，洋洋自得。

这第一场瑞雪！第一场瑞雪！

窗前现出一张张孩子的笑脸，小手愉快地拍击不已：面对这粉装玉琢的屋顶和绿光晶莹的枫树，人们怎能不浮想联翩！麻雀巷坐落在这漫天飞舞的大雪当中，简直蔚为奇观！井边汲水的姑娘们，又在哈哈地傻笑！喔，该死的大风呀！——

^① 秋收。

“喔，唯命是从的奴隶，尼佩库克博士先生，你也来欣赏这第一场大雪吗？”

“这是医生的嘱咐嘛！”学者喃喃自语，对我微微一笑。他这种气派，看来既不失之庄重，又象是一个患疑心病的人。

这时，索菲亚教堂的钟声鸣响了！——已经正四点了吗？天快黑啦！——“四点钟了！”重浊的钟声，又在整个城市的上空回荡。学校都该下课了吧！好极啦！——窗外正是一幅初冬时节的景象：男孩子们显得放浪而自在，姑娘们却是怯生生的，她们沿着墙脚，踩着小步，匆匆走回家去。

昏暗的店铺里，先后亮起了灯火，麻雀巷^①显得越来越热闹了。

看，那教师本人也走来了，腋下还挟着一些书本；他全神贯注地观看着他磨破了的黑色衣袖，上面正有一朵雪花在慢慢消融。眼下，恰恰是讲故事者的大好时光，也是作家的大好时光！——我非常激动，在房里踱来踱去；那可怕的年代却早被我抛诸脑后；我也象昔时受人尊敬的马蒂亚斯那样，有一种伟大的思想从我“心底油然而生”。“我要把这种思想付之行动，形诸笔墨！”我这样暗自嘀咕。尽管架上所有的四开本古籍都对我大惑不解地瞪着眼睛，尽管书名页上戴假头发的那个肖像还对我嘲讽地狞笑不已，我依旧在那里踱来踱去。

① 原名史普里街，通过桥街，跟史普里河的一条支流相连。

“一本麻雀巷图册!”

“一本麻雀巷纪事!”

只见对街的屋里，有一个孩子的头颅顶在窗子的玻璃上，他脑后的灯火，把那个圆圆的头影，透过小巷映在我那扇暗沉沉的玻璃窗上，并且投射在我身后墙前的书架上。这是一个吉祥而幸福的征兆！嘲笑吧，你们四开本和对开本的大师们！嘲笑吧，你们阿尔狄尼和欧采维勒^①！一本麻雀巷图册；一本麻雀巷纪事！我得好好坐下，因为一时的激动，使我年迈的双腿感到有些疲乏，我要充分利用这个时间，把纸张折叠成一本书的样子，借以抒发我那伟大的思想，同时又回过头去，向那第一场大雪看了最后一眼。哦——它到哪儿去了？它好象一个善良的仆人，只是告诉大家他的主人——即是那位严冬先生——已经来临，自己却掉头就跑，不留下丝毫踪影。

我已是一个孤独无伴的老人！这本被人称作花花世界的巨大画册，本来是不不断演变，不断更新的，而今却在我这昏花的老眼里，变得日益暗淡，日益模糊，甚至成为混沌的一片。就我眼下的生活而论，从早晨苏醒到晚间入睡，我这头绪纷繁的脑子，始终受到白天各种事物的折腾，然而一到沉沉的黑夜，不管重重的梦境里出现多少鬼魂，我总觉得有一层薄纱，将一切美好和丑恶的东西都掩盖住了。我年纪已

^① 十五至十七世纪欧洲的两家大书商，前者在威尼斯，后者在荷兰。

老，精力欠佳，所以在这个时期，只能回忆，没有希望。

我从重重的梦中举目观看，只见周围人们的脸上，跟我昔时风华正茂的年代毫无二致，露出同样的微笑，同样的痛苦，然而，即使他们在这古老的大地上留下的同样是欢乐和悲哀，但他们的脸容我却非常陌生——我是多么孤独啊！说它孤独吧，却又并不孤独，因为在这被人遗忘了的昏暗的夜晚，旧时的一切忽又涌现在我的眼前：他们的形状和声音，这些是我向来熟悉的，了解的，也是我在过去不论是吉是凶的日子里所喜闻乐见的，如今一一复苏了，而且活跃起来；被人埋葬了的死去的春天，如今却又苞青抽芽，鲜花盛开；被人忘却的童话，如今又使我记了起来；我顿时变得青春年少，精神焕发，我已醒来啦！

这个回忆的境界，转眼又消隐下去，冰凉的世情和悲哀的现实，使我不寒而栗，孤寂的感觉，使我感到越发沉重，不论是对开本的古籍，还是堆得高高的珍本，都无法驱散老人精神上日益严重的折磨和压力。为了消除这精神上的负担，我埋首写了这本册子，好象絮絮叨叨的老人那样，慢慢写来。我要把这份手稿，当作自己的一位知友，当作一位可以倾心相谈、能耐心倾听、而且不会嗤笑我唠叨不休的知友。唉，老人是喜欢喋喋不休的——当枯萎了的花朵勾起了我某种甜蜜的回忆时，他总是怀恋不已；当灰暗的情思从遗忘的余烬里还发出微弱的光芒时，他就没有必要留下。但是，这份手稿我就称它为纪事，因为总的说来，它的内容跟那种古老而简易的记载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它以引人入胜的描

绘，娓娓动听地叙述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情，它一会儿报道了一个战役，一会儿欣赏着黄道十二宫的奇幻景象，一会儿又痛斥江河日下的世道，一会儿却对德意志女皇命人带往修院花园的豪猪表示惊讶和欢愉。如果那些年迈的僧侣可以在他们历史和弥撒等羊皮纸的古书里，偶尔夹上几幅色彩鲜艳、剪切精致的圣者图像，那我也得如法炮制，画上与内容相符的插图，使我这单调而苍白的旧时记载，缠上一络欣欣向荣、繁花似锦的藤须。

我，这个又一次变作孩子的老人，想先谈谈一个孩子的经历，他的生活犹如一道阳光，直照我的心胸，尽管这道阳光，事后在一个雨天被狂风和乌云从原野上匆匆赶走，然而它临行时却不慌不忙地跟鲜花和青石亲昵地接了吻。与此同时，它还掠过了俯伏在摇篮上的母亲的幸福脸庞，掠过了埋头在书本里的思想家的热情脑袋，也掠过了奄奄一息的病人的惨白脸色。我不写长篇小说，所以对作家惯用的对比手法，不想多费心机，过去给我留下了什么，现在为我提供了什么，我用一块漂亮的凸版，就能在这儿把它们拼凑起来，然后装订成册。我不觉疲倦了——于是合拢了手头的册子，继续从我猪皮纸读物里挖掘素材，从而高高兴兴地再行编纂我这本 *De vanitate hominum*① 的重要著作——这份特别扎实的资料。

① 拉丁语：可译为“有关人类的虚荣心”或“有关人类存在的虚无缥缈”。

十一月二十日

在大城市里，我就喜欢这些古老的市区，市区里有一些曲折而阴暗的小巷，阳光只敢偷偷地照进小巷里来；我还喜欢它那些带有山墙的房廊，以及稀奇古怪的屋梁，那边还有年代久远的加农大炮，以及置于街角、作为侧石用的野战炮。我喜欢这旧时代的中心地带，从这里伸展出去的，有气象一新的挺直的大街和可供阅兵和行军的广场，我每次经过麻雀巷的拐角，总免不了亲切地伸出手去，抚摩一下始终靠在那儿的一门旧炮，上面镌刻着一五八九年的字样。这些古老市区的居民，从民风土俗看来，比某些新发展的地区还要新派和别致。这儿，在这些转弯抹角的小巷里，生活放浪的人们往往与那些秉性严谨的人们和工人为邻，由于住房过于稠密，他们之间的关系比一些主要的、但同样是冷僻的街道上好些人家显得更加粗野无礼和有趣可笑。这儿还有几座贵族的古老邸宅——毫无疑问，这些贵族多半早已物故——，从老百姓的某些朴素而引人注意的谈吐中听来，它们有的按照固有的建筑风格依旧保存着，有的就仅仅留下一个空架子了。这儿，是显赫一时的老牌商业公司烟雾缭绕的黑暗的帐房间，这儿，是地窖和顶楼居住者真正的独立王国。这儿，一到黄昏和夜晚，灯光和月色就织成一抹奇谲的光芒，耳畔也传来了别处不容易听到的声音，其中有生了锈的风信旗的叮咛声和沉吟声，有瓦楞间狂风的怒号，有

孩子的啼哭，有猫儿的叫春，还有妇女的诅咒声。这些声音还有哪儿——我讲的当然是比较适当的所在——听来比这里更好的呢！这儿，在这些狭窄的小巷里，在这高高的山墙间，每个拐角、每个凹进去的地方，每个凸出来的所在，一遇到这些声音就往往把它们捣碎，然后变成其他声音向原处掷回！——

听哪，就在我想把这耳闻的一切记载下来的瞬间，从下面拱顶的过道里传来了手摇风琴的声响，它和着本地朴素的旋律，不绝如缕地奏出了如怨如诉的音调，听来不亚于劳动者苦恼的抱怨声和重浊的车轮声！——关于上帝的声音，我们从狂风的怒号、海涛的咆哮以及惊雷声中清晰可辨知之甚详，然而对芸芸众生含糊不清的语调，却并不十分清楚。我主张，一个初出茅庐的作家或画家——音乐家又当别论——必须在这儿安家落户！要是你问起，天下所有艺术家最生动最原始的养料到底是从哪儿汲取的，那得到的回答多半是：在一个顶楼上①！据说在库脱葡萄酒营业所的一个顶楼上，奥立弗·哥尔德斯密斯②由于拖欠房租，曾被他的女寓主关闭在里面，他却从旧纸堆、破衣裳、空酒瓶以及过时的家具杂物中，为约翰生③博士找到了一份污秽的文稿：《威克菲尔德的牧师》。

① 这儿提到的顶楼，无非是指当时一般穷愁潦倒作家的居住状况，而作家在下面所举的几个例子，都与事实有出入。

② 哥尔德斯密斯(1730—1774)，英国作家。由于生活放浪，往往债台高筑。

③ 约翰生(1709—1784)，颇有影响的英国评论家。

在一个顶楼里，让·雅克·卢梭写下了光辉灿烂、扣人心弦的名篇^①。在一个顶楼里，让·保尔^②塑造了穷牧师齐本凯斯、校长吴茨以及菲勃等不朽人物！

麻雀巷本是一条又短又窄的通道，它跟皇冠大街^③相衔接的地方，乃是一道河岸，而这河岸所在的河流有不少支流和沟渠，纵横交错地分布在这个大城市里。巷里住着许多人，显得闹哄哄的，足以使一个患有神经性头痛的病人顿时变成一个疯子，被押进了疯人院了事；但多年以来，我却把它看作是世界生活中一个极其珍贵的舞台，从这里反映了战争和和平，灾难和幸福，饥饿和奢侈，总之，反映了事物的两个方面。

“自然界的万物都是无止境地分隔开来的，唯独在精神上，宇宙却是一个整体，”有一位逻辑学老教授上课时曾经这样讲述过。我当时非常认真地把这句话抄到练习本上，对它的真实含意却并不关心。我那时年轻得很，而住在我对门的，乃是一位绣帽子花边的姑娘，名叫玛莉，身材娇小，终日坐在窗前，忙着手头的活计，我手中尽管握着康德的《纯理性批判》，眼睛却总是往她那边瞧。我本是个近视眼，家里又穷，隔窗端详她的脸儿，连一副眼镜、一个望远镜乃至一只观戏镜也买不起，真使我绝望已极！我懂得“万物都是

① 作家指的是《新爱洛绮斯》、《爱弥儿》等作品。

② 让·保尔(1763—1825)，德国作家。

③ 即桥街。

无止境地分隔开来的”这句话的含义了。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我跟平时一样，站在窗前，鼻子抵住了玻璃，而我那位 ombra adorata^①，这时却沐浴着快乐明媚的阳光，端坐在对面窗户的花丛后面。如果了解得到她对我这边到底递来过微笑没有，我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蓦然，我的眼光落在玻璃处经常出现的一个小气孔上。透过这个小气孔，我意外地看到我那位娇小玲珑的绣花边的女郎，因而——我体会到：宇宙是有可能成为一个整体的！

类似这样的情况，也是麻雀巷这幅梦幻式画卷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这舞台并不宽敞，而且出场的人物也寥若晨星，然而这在写作者的眼里，倒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创作天地，但一旦这份手稿落在好管闲事的门外汉手里，那么在他们心目中不过是一个无聊透顶的卖弄而已。

十一月三十日

阵阵细雨，轻轻叩打着我的窗户。我还搞不清楚前天径自搬进对面十一号住宅的那个身材高大的怪家伙究竟是怎么一个角色；我曾经在那里居住过，就是维默博士也曾在那里有过一段经历。——眼下正是耽于梦想的大好时光。我

① 意大利语：景慕已久的情影。